

數詞與量詞系統在民族接觸下的變化： 以藏緬語 Sunwar 和 Rabha 為例*

李孟璋** 楊雯淇*** 何萬順****

〔摘要〕

不同民族在長期的接觸下，其語言也自然會相互影響，除了常見的詞彙借用外，亦可能導致語法上的系統性改變。世界上量詞語言的熱區在亞洲，其中大部分嚴格遵循〔係數詞-位數詞〕（如「三百」）和〔數詞-量詞〕（如「三隻」）的詞序，位數詞與量詞均為後置，符合位數詞與量詞的同步原則；而僅有的變異與例外均出現於藏緬語族（Her et al. 2015, Her et al. to appear）。本文關注兩個較為特別的藏緬語 Sunwar 和 Rabha，檢視其位數詞和量詞的雙重詞序及其在語言演變中的意涵，主張此雙重詞序的現象是語言接觸所產生的過渡階段；但即使在此外來詞序與原生詞序競爭的狀態下，這兩個語言仍然維持了量詞和位數詞的同步原則。從本研究的結果推斷，藏緬語中數詞和量詞所呈現的各種風貌皆應來自語言接觸，而位數詞與量詞的同步原則應可視為一普遍性原則（language universal）。

〔關鍵字〕藏緬語、量詞、分類詞、位數詞、語言借用

* 本文三位作者感謝科技部補助何萬順的兩個專題研究計畫：104-2410-H-004-164-MY3 以及 106-2410-H-004-106-MY3，也感謝唐威洋提供有關 Rabha 的參考文獻。但本文若有疏失，當由三位作者負全責。

**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On the variation of numeral systems and classifier systems under ethnic contact: A case study of Sunwar and Rabha in Tibeto-Burman*

LI Bing-tsiong** YANG Wen-chi*** HER One-soon****

Abstract

The language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under long-term contact inevitably influence one another. Aside from the more frequent lexical borrowing, such influence may also induce systematic changes in the grammar. Asia is the hotbed of the world's classifier languages, where the majority of classifier languages follow a base-final [n base] order in numerals, e.g., san-bai 'three hundred' in Chinese, and also a classifier-final [numeral classifier] order, e.g., san-zhi 'three C-animal'. A harmonization between base and classifier in terms of word order thus obtains and the few rare exceptions all occur in Tibeto-Burman (TB), where base-initial and classifier-initial orders are also attested (Her et al. 2015, Her et al. to appear). This study focuses on two special cases in TB, Sunwar and Rabha, and closely examines the double word orders of numeral bases and classifiers and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language change. We propose that such double word orders indicate that the numeral systems and classifier systems are in transition due to language contact, and also note in particular that, even in this unstable stage where the indigenous system and the borrowed system are in competition, harmonization between base orders and classifier orders is still observed in these

* The authors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financial support by the MOST via two grants awarded to One-Soon Her: 104-2410-H-004-164-MY3 and 106-2410-H-004-106-MY3. We also thank Marc Tang for providing materials on Rabha. However, we are solely responsible of any errors in the paper.


**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Research Center for Mind, Brain, and Learn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wo languages. We thus contend that the variation of word orders in numeral systems and classifier systems within TB can be attributed to language contact and that the base-classifier harmonization in word order can be seen as a language universal.

Keywords: Sunwar, Rabha, Tibeto-Burman, classifier, numeral, base, borrowing



一、簡介

世界上大多數的語言允許數詞直接修飾可數名詞，例如英語中的 *three fish*，數詞不可直接修飾不可數名詞，需有記量的單位詞經由介詞或所有格的引介，例如英語中的 *three kilos of oil*。然而，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多數語言，其特色之一是當數詞和可數名詞要進行結合時，會有分類詞（*sortal classifier*）的出現，例如中文中的「三尾魚」，中文文獻多稱為個體量詞。可出現在數詞與名詞間的成分還有量詞（*mensural classifier*），量詞則不限於可數名詞。以中文為例，當數詞「三」與名詞「魚」結合時，(1a)中出現的「條」與「隻」和「尾」一樣是分類詞，亦即個體量詞，(1b)中的「桶」與「斤」則是其他量詞。

- (1) a. 三 條/隻魚
 b. 三 桶/斤油

這樣的語言因此稱為「分類詞語言」或「量詞語言」。在量詞結構中的三種詞類：數詞（簡稱「數」）、量詞（簡稱「量」）、名詞（簡稱「名」），有六種可能的詞序，如(2)所列。然而語言中只有四種詞序，名詞不得介入數詞和量詞之間。

- (2) 「數」、「量」、「名」的六種詞序
- a. [數-量-名] (許多量詞語言屬此類, 如: 中文)
 - b. [名-數-量] (許多量詞語言屬此類, 如: 泰文)
 - c. [量-數-名] (少數量詞語言屬此類, 如: **Ibibio**[尼日-剛果語系])
 - d. [名-量-數] (少數量詞語言屬此類, 如: 景頗語[漢藏語系])
 - e. [量-名-數] (無此類語言)
 - f. [數-名-量] (無此類語言)

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 多數的量詞語言集中在漢語 (Sinitic)、苗瑤語系 (Miao-Yao)、南亞語系 (Austro-Asiatic)、侗傣語系 (Tai-Kadai)、藏緬語族 (Tibeto-Burman) 和印度-亞利安語族 (Indo-Aryan), 因此合稱為 SMATTI (Her et al. 2015, Her 2017a)。此語言區佔世界語言數的 13.3% (989/7413), 卻包含全世界將近半數的量詞語言 (46.1%, 231/501)。在 SMATTI 中多數量詞語言的詞序多為(2a)和(2b), 亦即屬於最常見的量詞語言類型, 唯有少數語言使用(2c)和(2d)的詞序, 而此類語言皆屬藏緬語族。因此, 藏緬語內部在量詞詞序的類型上, 相較於 SMATTI, 是相當不一致的。

表 1: SMATTI 語言之量詞詞序類型分布

	[數-量] (2a)、(2b)	[量-數] (2c)、(2d)	兩者兼具
漢語族	14	0	0
苗瑤語系	8	0	0
南亞語系	41	0	0
侗傣語系	42	0	0
藏緬語族	70	36	1
印度-亞利安語族	19	0	0

除了量詞的詞序外，數詞中位數詞 (base) 的詞序在藏緬語族中亦呈現相當程度的不一致。¹ Her (2012) 提出數詞與量詞之間 (例如「三-條」)，以及係數詞與位數詞之間 (例如「三-百」)，皆是乘數與被乘數的乘法關係。基於此一理論，位數詞和量詞同為被乘數，因此呈現一致的詞序，例如「三-百-條」，「百」在係數詞「三」之後，「條」在數詞「三百」之後 [Her et al. 2015, Her 2017a]。SMATTI 絕大多數的語言符合此一位數詞和量詞的同步原則，然而在藏緬語族中則不然，如下表所示：

表 2：SMATTI 語言之量詞詞序和位數詞詞序之類型分布

語族	類型	數量	佔該語族比例
漢語族	[數-量]且[係數-位數]	14	100%
苗瑤語系	[數-量]且[係數-位數]	8	100%
南亞語系	[數-量]且[係數-位數]	41	100%
侗傣語系	[數-量]且[係數-位數]	42	100%
藏緬語族	[數-量]且[係數-位數]	67	62.6%
	[數-量]但[位數-係數]	1	0.9%
	[數-量]且位數詞有兩種詞序	1	0.9%
	[數-量]但原始位數詞已消亡	1	0.9%
	[量-數]且[位數-係數]	31	29.0%
	[量-數]但[係數-位數]	5	4.7%
	量詞及位數詞皆有兩種詞序	1	0.9%
印度-亞利安語族	[數-量]且[係數-位數]	19	100%

不同於 SMATTI 中的其他語族，藏緬數詞的原生詞序乃是「位數詞-係數詞」，位數詞在係數詞之前，而非之後，而且原始藏緬語 (Proto-Tibeto-Burman) 並沒有分類詞的存在 [Kiryu 2009]。考量這兩個重要的事實，藏緬語在位數詞與量詞詞序上的分歧很可能是與周邊民族的語言接觸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所造成的。例如上表中「原始位數詞已

¹ 數詞 (numeral) 可分為表數目的基數詞 (cardinal) 與表次序的序數詞 (ordinal)。基數詞又分係數詞 (atom)，如一、二、三等，和位數詞 (base)，如十、百、千等。係數詞和位數詞組成複合數詞 (complex numeral)。

消亡」的語言是 **Belhariya**，就是受到尼泊爾語的影響，導致其原始數詞只剩下 1 到 3 仍在使用中，其餘數字皆改採用尼泊爾語數詞〔Chan 2017, Bickel 2003〕。在外來數詞與原生數詞的興衰過程中，量詞的借入對數詞的影響為何？反之亦然。更精確的說，在位數詞和量詞同為被乘數的概念下，兩者在詞序上有著同步的壓力，這在借入外來數詞系統與量詞系統的過程中，何者主導另一者的詞序框架？針對藏緬語族此一特性，本文選擇上表中位數詞有兩種詞序的 **Sunwar**，以及位數詞和量詞皆有兩種詞序的 **Rabha** 作為切入點。其同時存在的兩種詞序，即暗示了在該語言中，數詞與量詞的借用正在進行，可幫助我們了解數詞系統和量詞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先回顧 **Her (2012)** 提出解釋量詞和位數詞關係的乘法理論，作為詞序論證的基礎，並詳細檢視量詞和位數詞詞序在 **SMATTI** 中的分布情形。第三節和第四節分別呈現 **Sunwar** 和 **Rabha** 的相關語料²，詳細檢視其位數詞和量詞使用的情形。第五節將 **Sunwar** 和 **Rabha** 的語言現象與現行的借用理論相對照，討論其相符之處。第六節為結論。

二、數詞和量詞的詞序理論

本節提出量詞和數詞在功能上同被乘數的認知機制，並以此機制討論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量詞語言詞序的分布。第一節先就量詞的次分類提出量詞片語內部的乘法關係，並在第二節與數詞作比較，提出量詞和數詞詞序同步化

² **Sunwar** 有「蘇努瓦爾」之中譯，**Rabha** 則有「若巴」、「刺芭」、「熱壩」等中譯。

的理論。第三節將檢視SMATTI中數詞與量詞的詞序，並指出藏緬語系中高度分歧的情形。

(一) 量詞的乘法理論和四種詞序的類型

長期以來一直有不同的學者提出關於量詞語言中，量詞此一詞類的次類區分。以中文為例，趙元任(1968)即依語意提出此一詞類可分為個體量詞 (individual measure)、集體量詞 (group measure)、部分量詞 (partitive measure)、容器量詞 (container measure)、暫時量詞 (temporary measure)、標準量詞 (standard measure) 和準量詞 (quasi-measure) 等八類。Zhang (2011)則進一步將之縮減為七類，分為標準量詞 (standard measure)、容器量詞 (container measure)、個體分類詞 (individual classifier)、個別化分類詞 (individuating classifier)、集合分類詞 (collective classifier)、部分分類詞 (partitive classifier) 和種類分類詞 (kind classifier)。然而上述區分多以表列方式闡述其分類，並無形式上的區分規則。

另外從功能的角度觀之，Landman (2004)和Borer (2005)分別提出量詞的功能為parceler及divider，將名詞切分成可數的單位，再乘上數詞傳達其數量。許多學者亦採用類似的觀點，包含Chierchia (1998), Tai (2003), Wu and Bodomo (2009)。Au Yeung (2005, 2007)亦從類似的角度，提出量詞的數學形式，認為量詞為 $(n \times 1 \text{ set})$ ，其中的1 set 即類似parceler或divider的概念，將後方修飾的名詞區分為一個可數的set。其所內建的數字

n乘上前方的數詞後，即表示此名詞短語所表達的該名詞的量。故「五對球」之數學形式即為「 $5 \times (2 \times 1 \text{ set}) \times \text{球}$ 」，表達球的數量為10。根據上述理論，Her (2012)提出一較為精簡的公式描述含量詞的名詞短語的數學形式，如下所示：

$$(3) \quad [\text{數量名}] = [\text{數} \times x \times \text{名}]$$

在此乘法理論中，名詞的數值便由數詞代表的乘數，和量詞代表的被乘數決定。而x的數值即可區分分類詞與量詞，或是個體量詞與其他量詞。亦即，當x的值为1時，該詞為分類詞。在「三尾魚」的名詞短語中，魚的數量即為 $3 \times 1 = 3$ 。當x的值不必然為1時，該詞為量詞。故在「三打玫瑰」的名詞短語中，玫瑰的數量為「 $3 \times 12 = 36$ 」，「三箱魚」則是「 $3 \times \text{箱} = 3\text{箱}$ 」。或許有人會提出質疑，認為「3箱」的魚有可能剛好是三條，亦即此時 $x = 1$ 。然而請注意前述量詞之定義是「x不必然為1」，亦即箱裡的數量可能為1，也可能不為1。在認知上「箱」的計量單位在定義上不必然為1，因此是量詞。這與「三尾魚」必然是魚的數量為三，是截然不同的。

乘法理論即可解釋為何(2)所列的六種詞序中，世界的語言只呈現了其中四種：數詞和量詞之間為乘法的關係，必需構成一個整一的句法成分，因此名詞無法介入 [Her 2017a, 2017b, Her et al. 2015, Her et al. to appear]。而乘法因為是一具有交換律的運算，運算元的順序不影響乘積，所以(2a,b)的結構[數-量]和(2c,d)的結構[量-數]都出現在世界語言的類型

中。³ 總之，量詞與數詞之間的關係為乘法的理論，準確預測了量詞詞序的類型。

(二) 量詞詞序和位數詞詞序的同步原則

世界語言的數詞系統大致可區分為有無使用位數詞兩類。在簡單的數詞系統中，只能計算到少數的數值。例如在南美洲Tuyuca語中，只有1-5和10等六個基本數詞，其餘數詞只能用手、腳等相關的詞彙來疊加〔Chan 2017〕。多數的語言則發展出乘法和位數詞，更經濟有效地拓展能表達的數值範圍。Comrie (2013)以數學形式描述了此一系統運作的方式：

一個數詞可以表達為 $xn + y$ 的形式，其中 n 即是「位數詞」。亦即，該數詞的值由某一個數字 x 乘上位數詞 n ，再加上另一個數字構成。（各個成分的順序無關緊要，此表達只是描述在各語言中使用乘法和加法的構成數字的情形）〔Comrie 2013，本文作者翻譯〕

例如在中文中，「三百二十六」此一數詞的組成即可寫成「 $3 \times 100 + 2 \times 10 + 6$ 」，其中 y 又可以再表達成「 $2 \times 10 + 6$ 」，其值則為 $3 \times 100 + (2 \times 10 + 6) = 326$ 。其中「百」和「十」為位數詞，各自乘上其係數詞「三」和「二」，再將各乘積相加得到完整的量。藉由位數詞和乘法的使用，即可使用有限的語素表達出極為龐大的數值。由於係數詞和位數詞之間的關係

³ 世界上亦有少量的語言呈現(2e)和(2f)的結構，然而細究其內部組成，皆非包含[數量名]的名詞短語。相關討論超出本文討論範圍，請詳見Her (2017a, b)

為乘法，和上述數詞和量詞的關係相同，故兩者可用乘法理論相連結。Her et al. (2015)因此提出假設，認為兩者的詞序在同一語言中為同步（synchronized）。為描述此同步原則，可先定義出量詞詞序參數和位數詞詞序參數如下：

- (4) a. 量詞詞序參數：
 - 量詞後置，亦即[數-量]的詞序
 - 量詞前置，亦即[量-數]的詞序

- b. 位數詞詞序參數：
 - 位數詞後置，亦即[係數詞-位數詞]的詞序
 - 位數詞前置，亦即[位數詞-係數詞]的詞序

兩者詞序同步的情形即可準確的描述如下：

- (5) 在同一語言中
 - a. 量詞後置 → 位數詞後置
 - b. 量詞前置 → 位數詞前置

量詞和位數詞在乘法的關係中皆為被乘數，在同一語言中，同為被乘數的部件和其乘數的相對位置應一致。「被乘數後置」的語言，其詞序是量詞後置、位數詞後置。反之，「被乘數前置」的語言，其詞序則是量詞前置、位數詞前置。

(三) 量詞詞序在SMATTI中的類型

從表 1 可以發現 SMATTI 中大多數的語言皆為量詞後置。Jones (1970) 在為東南亞量詞語言進行分類時，亦只區分漢語型 (Chinese type, [數-量-名]) 和東南亞型 (South-east Asian type, [名-數-量])。但兩者都是量詞後置，足見量詞前置語言之罕見。表 2 中則可以看到，除了藏緬語外，這些語言亦皆符合位數詞與量詞的同步原則，皆是位數詞後置。若獨立檢視表 2 中的藏緬語族，亦可發現雖然詞序的變異較其他語族大，但多數語言仍然符合位數詞與量詞的同步原則。

表 3 是將表 2 中藏緬語族的詞序重新排列，可以看到大多數語言仍然保持同步的詞序 (表 3 中的 a 與 g)，而中間各種變異的語言較少 (表 3 中以灰階顯示的 b-f)，應正處於較不穩定的過渡狀態。因此我們推測，原生詞序是位數詞前置的藏緬語受到周邊位數詞與量詞後置語言的影響，逐漸發生變化，最終將轉為位數詞與量詞後置的語言。而中間的語言可能是正在發生語言變化，正由前置的詞序過渡到後置的詞序。此一推論又可以從其地理分布得到支持，見地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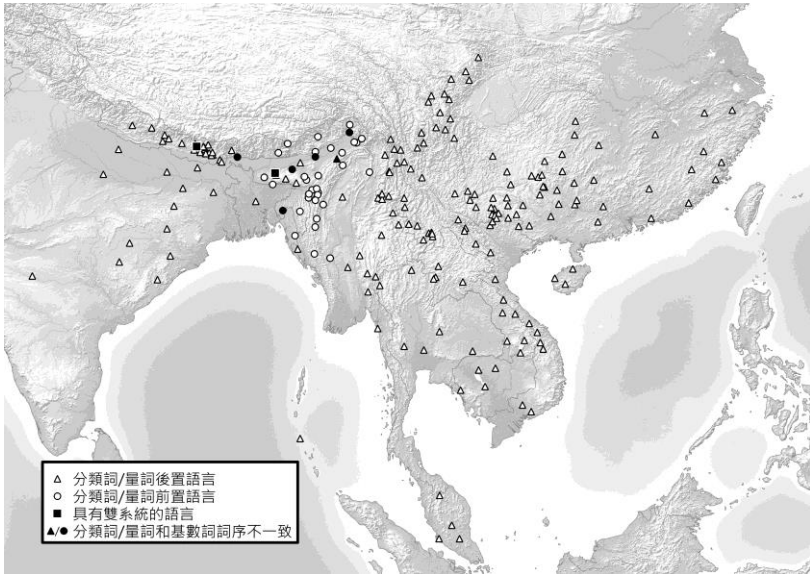
表 3：藏緬語族中量詞及位數詞的詞序類型

詞序類型	語言數	語言比例	是否符合同步？
a. [數-量]且[係數-位數]	67	62.6%	同步
b. [數-量]但[位數-係數]	1	0.9%	違反同步
c. [數-量]且位數詞兩種詞序	1	0.9%	不明 ¹
d. [數-量]但原始位數詞消亡	1	0.9%	不明 ²
e. 量詞及位數詞皆兩種詞序	1	0.9%	不明 ¹
f. [量-數]但[係數-位數]	5	4.7%	違反同步
g. [量-數]且[位數-係數]	31	29.0%	同步

¹由於位數詞的兩種詞序和量詞的詞序對應為何仍尚待考查，故暫標「不明」。

²由於原始位數詞已消亡，無從判定其位數詞詞序和量詞詞序是否有對應。

地圖 1：SMATTI 語言中量詞和位數詞詞序之分佈



資料來源: WLMs 16 (www.gmi.org/wlms), Natural Earth (www.naturalearthdata.com)

從地圖 1 中可以看到，量詞與位數詞前置的語言（上圖中圓圈）多分佈在印度和緬甸邊界的若開山脈（Arakan Mountains）以及印度阿薩姆邦（Assam）北部的喜馬拉亞山脈。可以合理推測此區語言因受到山地地形的保護，與外界接觸較少，因此保留較多原生的系統。而違反詞序同步的語言（實心圓圈及實心三角），以及具有兩種系統的語言（實心方塊），多分佈在圓圈和三角形（量詞與位數詞後置的語言）之間，集中在印度阿薩姆邦的布拉馬普特拉（Brahmaputra）河谷平原附近，接近量詞與位數詞後置的印度—亞利安語族的分布範圍。因此可以合理推測，這些語言是受到該地區中優勢的印度—亞利安諸語言的影響，已經展開往量詞與位數詞後置的方向轉變。

另一支持藏緬語量詞受外來影響的論證來自原始漢藏語與原始藏緬語。原始藏緬語並不具有分類詞〔Kiryu 2009〕。事實上雖然今日漢語族的各語言皆為典型的量詞語言，但在漢語最早的書寫形式，亦即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個體量詞的存在卻有爭議。有人認為商代的漢語應非量詞語言〔Peyraube 1991:106, 王力 1958〕。而在主張商代漢語具有分類詞的論述中，去除掉屬於度量衡的其他量詞後，真正分類詞的數量即十分稀少（例：1-2 個，Wang 1994:99）。可見商代的分類詞即使存在，亦仍處於萌芽階段，為十分邊緣的系統。真正完備的量詞系統，要等到漢代以至魏晉南北朝時才發展完成〔Peyraube 1991, Wang 1994〕。若上古漢語在從原始漢藏語（Proto-Sino-Tibetan）分離出來的階段並非量詞語言，則原始漢藏語亦應非量詞語言。不論是在漢語或在藏緬語中，分類詞應該都是後起的。⁴

⁴ 感謝一位匿名審稿人對於漢語分類詞發展史相關的意見。

為進一步印證此一假設，本文針對明顯處於過渡狀態—亦即具有雙系統的兩個語言—Sunwar 和 Rabha 細究其數詞和量詞系統。不僅可印證此區的藏緬語的確受到語言接觸的影響而改變詞序，亦可探究數詞和量詞這兩個緊緊相依的系統，在借用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互動模式。

三、Sunwar 的數詞和量詞

Sunwar 屬藏緬語族裡的喜馬拉亞語支 (Himalayish)，位於尼泊爾東部，約有四萬語者 [Ethnologue, 21st ed., 2018]。如表 3c 所列，Sunwar 是一量詞語言，其量詞系統為後置。然而其對應的數詞系統卻分別有位數詞前置及後置等兩套。本節將分別討論這三套系統在 Sunwar 語中使用的情形以及其互動。

(一) Sunwar 的量詞

Sunwar 其周圍語言雖然都同為喜馬拉亞語支，但皆已是量詞與位數詞後置的語言。再加上該國官方語言尼泊爾語 (Nepali) 也是量詞與位數詞後置的印度—亞利安語，可見「被乘數前置」的語言在此地受到的語言壓力。Sunwar 在此壓力下不僅已發展出分類詞，亦即個體量詞，且其詞序亦為後置，見例(6)：

(6) *go kā lā arko didinudui.jana*

我 一 只 另 姐姐 二位

「只有我和另一位姐姐兩人」

[Borchers 2007:104, 186]

除了數人的分類詞*jana*之外，Borchers (2007)亦指出Sunwar另有一數物的分類詞*wata*。

(二) Sunwar的兩套數詞系統

Sunwar目前有兩套數字系統。第一套系統列於表4，是Sunwar的原生數詞，但已經甚少使用。此一系統雖然混有些許位數詞後置的詞序，但主要的古老詞序是位數詞前置（在表示中以灰階顯示）。表4列出Sunwar傳統數詞中的位數詞以及四筆資料的來源：

表 4：Sunwar 的位數詞系統

	Schulze 19961引 用自 Chan (2017)	Rapacha 20062 引用自Chan (2017)	Sunuvār (1997) 引用自Borchers (2007)	Sobhā Mulicā Sunuvār 20073引 用自Borchers (2007)
20	niiʔ-sum 二十	ni-sum 二十	—	—
	khal-kaa 二十一	khə-kā 二十一	—	—
30	sāa sum 三十	sā'-sum 三十	—	—
40	lēe sum 四十	le-sum 四十	—	—
50	ŋo sum 五十	ŋə-sum 五十	—	—
60	ruku sum	rək-sum	—	—

	六 十 khal sãa 二十 三	六-十 —	—	—
70	tsani sum 七 十	cãn-sum 七-十	—	—
80	—4	søs-sum 八-十	—	—
	khal lëe 二十 四	—	—	—
90	yãa sum 九 十	yã-sum 九-十	—	—
100	gau sum 十 十	—	—	—
		põr-kã 百-一	põd-kã 百-一	khur kã 百 一
200	gau niiʔsi(sum) 十 二(+)	—	—	—
	—	põr-ni 百-二	—	—
1,000	dak kaa 千 一	dak-kã 千-一	—	(尼泊爾語借詞)
2,000	dak niiʔsi 千 二	dak-ni 千-二	—	—
10,000	—	—	dak-gau 千-十	(尼泊爾語借詞)
100,000	—	—	—	puti kã 十萬 一

¹ 資料取得時間為1996年〔Chan 2017〕

² 資料取得時間為2006年〔Chan 2017〕

³ Sobhā Mulicā Sunuvār為Borchers (2007)調查之主要協助者，故語料年份約可定為2007年左右。

⁴ 此處Chan (2017)所列形式與‘90’的形式相同，可能為引用錯誤，故暫不列出。

從以上資料可以做出幾項觀察。一、在一百以下的位數詞系統中，Sunwar有一套位數詞前置的二十進位系統，採用的位數詞是 *khal* 「二十」。這套數詞也是較古老的數字系統〔Chan 2017〕，較有可能屬於原生的詞序。二、在一百以上，雖然不同學者的記音轉寫不同，但仍可看出多數是位數詞前置的。所以我們從現有的資料推測，除了「十」以外的位數詞皆為前置，並且懷疑這個後置的「十」是源自漢語的影響。三、在Chan (2017)引用Schulze的資料中，*gau sum* 「一百」是由兩種表達「十」的數詞組成。其中*gau*亦為

「十」這個獨立數詞的形式，而*sum*在一百以下只作十位數的位數詞使用，因此此處的「一百」應和十位數相同，為位數詞後置的形式。然而同一筆資料中「兩百」的形式為*gau niiʔsi(sum)*。若仍將*sum*當成這個數詞的位數詞，則其係數詞*gau niiʔsi*（十二）應為「二十」。但在資料中可以看到，*Sunwar*並無此種表達「二十」的方法。反而在「一百」和「兩百」之間，重覆出現的語素即為*gau*，較有可能是一前置的位數詞。此分析的結構[*gau [niiʔsi(sum)]*]又可呼應到位數詞後置的數詞「二十」*niiʔ-sum*⁵。由於缺乏進一步佐證資料，例如「一百四十」、「兩百六十」或「三百」等等其他整數詞的形式，故對於這兩筆資料，我們暫時不做判斷。四、最後我們可以從四個不同的資料來源看到*Sunwar*自1990年代到2000年代，這十年間的變化。在1990年代的語料中，仍然可以看到傳統二十進位、位數詞前置的十位數詞。這樣的數詞到了2000年代的資料中就消失了。另外在2000年代的資料中，亦有發生「一千」、「一萬」開始採用尼泊爾語數詞的情形。尼泊爾語的影響可見一斑。

而如今*Sunwar*還有另一套更為常用的數詞系統，是從尼泊爾語中整批借來的。在Chan (2017) 中的描述是*Sunwar*語者仍會使用原生數詞1數到3，其他的就切換到尼泊爾語數詞。但在Borchers (2007)的描述中，*Sunwar*語者只是知道如何用原生數詞從1數到3，但日常生活都只使用尼泊爾語的數詞。而尼泊爾語正是一個位數詞後置的語言。詳見表5：

⁵ 在Schulze的資料中數詞「二」有兩種形式：*niiʔsi*與*niiʔ*。前者為獨立數詞「二」的形式，另外亦出現在「兩百」、「兩千」。後者出現在位數詞後置的「二十」及21到29的數詞中。

表5：Sunwar的尼泊爾語借詞

1 ek	10 das	100 say	1000 hajār
2 dui	20 bīs	200 dui say	2000 dui hajār
3 tin	30 tīs	300 tin say	3000 tin hajār
4 cār	40 cālis	400 cār say	4000 cār hajār
5 pāc	50 paccās	500 pāc say	5000 pāc hajār
6 cha	60 sāthi	600 cha say	6000 cha hajār
7 sāt	70 sattari	700 sāt say	7000 sāt hajār
8 āth	80 assī	800 āth say	8000 āth hajār
9 nau	90 nabbe	900 nau say	9000 nau hajār

兩百以上的百位數和兩千以上的千位數很明顯的是由一個簡單的數詞作係數詞，後面附加上位數詞 *say* 「百」或 *hajār* 「千」而得來的。十位數詞雖然不明顯，但30以上的數詞，其開頭和其相對應的個位數詞類似。另外30到50以及60到80各自有相似的詞尾，因此可以判斷其構詞規則也是位數詞在後的。

總結以上資料，Sunwar過去使用的主要數詞為一位數詞前置的系統。表4中置於係數詞前的位數詞計有 *kʰal* 「二十」、*pōr/pōd/khur/dak/dək* 「百」、*p uti* 「萬」（以及可能可同時作為位數及係數詞的 *gau* 「十」）等數個。此系統的存在對於位數詞和量詞同步的原則是潛在的挑戰。在原先的假設中，量詞及位數詞的詞序皆應受到同一「被乘數參數」的調控，呈現一致的詞序。在Sunwar中第一套數詞的部分數詞以及第二套數詞皆為位數詞後置，和量詞共同時並不違反同步原則。然而第一套數詞系統中前置位數詞的存在，即可能在和量詞的共用上出現違反同步化原則的情形。

(三) Sunwar 數詞和量詞的互動

然而細究 Sunwar 的數詞及量詞的互動，仍然可以合理的將 Sunwar 歸類為量詞與位數詞同步的語言。上述 Sunwar 的兩個分類詞亦皆為尼泊爾語借詞。試比較尼泊爾語的分類詞：

- | | | | | |
|-----|-----------------------|---------------|------------------------|---------------|
| (7) | a. <i>paccīs-janā</i> | <i>sipāhī</i> | b. <i>unantīs-waṭā</i> | <i>kitāba</i> |
| | 25-位 | 士兵 | 29-個 | 書 |
| | ‘25位士兵’ | | ‘29本書’ | |

[Bal 2004]

Sunwar 和尼泊爾語的此二分類詞形式類似、功能相似（分別為數人、數物）、詞序相似（皆為後置）。更重要的是，即使從尼泊爾語中借入了此詞類，由於原生數詞為位數詞前置的關係，依循量詞與位數詞的同步原則，仍無法將後置的量詞和原生數詞連用，即使原生數詞中的位數詞已不再使用。下例呈現 Sunwar 使用原生數詞計算人而不帶分類詞的用法：

- | | | | | |
|-----|--------------|-----------|-------------|-------------|
| (8) | <i>icinā</i> | <i>āl</i> | <i>nifī</i> | <i>chan</i> |
| | 現在 | 孩子 | 二 | 有 |
| | ‘現在我有兩個小孩’ | | | |

[Borchers 2007:104, 186]

Sunwar 本身原來並沒有量詞系統，因此從量詞後置的尼泊爾語借入量詞時，便嚴格限制外來的量詞不可和原生的數字系統一起使用，因為原生系統是位數詞前置的。可見在兩個位數詞詞序不同的語言中，當其中一個語言從另一語言引入量詞系統時，借入的量詞仍需遵守與原生數詞系統詞序同步的原則。

四、Rabha 的數詞和量詞

Rabha 有十六萬語者 [Ethnologue, 21st ed., 2018]，屬於藏緬語族中的博多—加羅 (Bodo-Garo) 語支。此語支分布於印度東北和孟加拉邊界。雖然其分佈的東側即是二、(三) 節提到的若開山脈，有大量的量詞與位數詞前置語言，但此語支正好也分佈在布拉馬普特拉河谷中，附近最強勢的阿薩姆語 (Assamese) 擁有將近一千三百萬的語者，並享有阿薩姆邦官方語言的重要地位。作為一印度—亞利安語族的語言，阿薩姆語亦為一量詞後置—位數詞後置的語言。受到兩面不同的壓力，此語支因而展現出十分多樣的風貌。在此語支中不僅有量詞前置—位數詞前置的語言，表3中違反同步原則的五個語言中，其中四個就在此語支中。Rabha 量詞的語法中，量詞可以前置於數詞，亦可以後置於數詞；同時在數詞中，位數詞亦可能前置或後置於係數詞。亦即從表3上看來，Rabha 對於量詞和位數詞的使用並不受到任何量詞詞序參數或位數詞詞序參數的調控，則更遑論會受到同為被乘數的影響而產生同步化。故若是如此，Rabha 的存在不但違反同步化原則，更會動搖其理論基礎的兩個詞序參數。

(一) Rabha語的數詞

然而細究其語料亦可發現Rabha之處境與Sunwar類似，同樣具有兩套數字系統，其原生系統也只剩下1到3，其餘皆已採用阿薩姆語的數詞系統。阿薩姆語和其他的印度—亞利安語一樣，皆為位數詞後置。表6顯示阿薩姆語的數詞系統以及Rabha的借用情形。

表6：阿薩姆語數詞和Rabha借用數詞

	1	2	3	4	5	6	7	8	9
阿薩姆語 數詞	ek	dui	tini	sari	paas	sai	xaat	aath	na
Rabha 借用數詞	ek	dui	tin/ tini	car/ cari	pas	soi	sat	at	noi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阿薩姆語 數詞	dah/ dos	bis	tris	sallis	pansaa	xathi	xothar	aaxi	nobboi
Rabha 借用數詞	dos	bis	thris	sollis	ponchas	sathi	sotur	asi	nobbe
	100	200		1,000		2,000			
阿薩姆語 數詞	exa		duxa		Ehezar		duhezar		
Rabha 借用數詞	ek so		dui so		ek hajar		dui hajar		

類似於Sunwar的借用來源語尼泊爾語，百位數和千位數是十分清楚的位數詞後置，阿薩姆語和Rabha皆同。但十位數的構詞較不明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Rabha向阿薩姆語借來的「六十」(soi→sathi)、「七十」(sat→sotur)或「九十」(noi→nobbe)的形式推測，表達「十」的字根是後置於係數詞的。

Rabha的另一套數詞是其原生系統，如同Sunwar及大多數受印度—亞利安語影響的藏緬語一樣，原生系統已瀕臨滅絕，只剩下數詞1到3還在使用。但是在量詞系統的發展上，Rabha與Sunwar最重要的不同是，Rabha已發展出相當成熟的本土分類詞，且原生數詞1到3皆只剩下和分類詞融合的形式。見以下例：

- (9) a. *kai sak-sa/kam-ij/me-tham* b. *ná maṅ-sa / mingkú maṅ-aniṅ*
 人 位-一位-二/位-三 魚 隻-一 / 貓 隻-二
 ‘一/二/三個人’ ‘一隻魚 / 兩隻貓’

[Joseph 2007]

雖然從現存語者的語料中，只能找到數詞1 *-sa*、2 *-(an)ij*和3 *-tham* (Chan 2017, Joseph 2007)，但在Joseph (2007)的調查中，有發音人表示其已過世之兄長Tehadur Pam曾描述過一套已經不再使用的古老系統。其數字系統如下：

表7：Rabha失傳的原生數詞系統

1	<i>sa</i>	10	<i>goda</i>	100	<i>gotasa</i>	1000	<i>hajarsa</i>
2	<i>niṅ</i>	20	<i>rikha</i>	200	<i>gotaaniṅ</i>	11	<i>godasa</i>
3	<i>tham</i>	30	<i>siri</i>	300	<i>gotaantham</i>	19	<i>godapindas</i>
4	<i>ari</i>	40	<i>aril</i>	400	<i>gotaari</i>	22	<i>rikhaaniṅ</i>
5	<i>campa</i>	50	<i>phala</i>	500	<i>gotacampa</i>	28	<i>rikhaparta</i>
6	<i>hes</i>	60	<i>hesti</i>	600	<i>gotahes</i>	155	<i>gotasa phalacampa</i>
7	<i>sorta</i>	70	<i>sorto</i>	700	<i>gotasorta</i>	299	<i>gotaaniṅ pinsippindas</i>
8	<i>parta</i>	80	<i>arsi</i>	800	<i>gotaparta</i>	787	<i>gotasorta arsiari</i>
9	<i>pindas</i>	90	<i>pinsip</i>	900	<i>gotapindas</i>		

從上表可以做出幾項觀察。首先，相較於阿薩姆語，Rabha的十位數詞更加沒有規律。「五十」明顯的是使用一個新的詞素，然而其中「四十」(*ari*→*aril*)、「六十」(*hes*→*hesti*) 仍然是類似位數詞的詞素後置。其次，雖然十位數較不明確，百位數則是很清楚的位數詞前置，由表示「百」的詞素 *gota*-加上後置的係數詞構成。最後，「一千」很明顯是由印度—亞利安語的「千」*hajar*-加上原生的數詞「一」-*sa*所構成，和百位數一樣採位數詞前置的詞序。現在使用的數詞「千」*hajar*雖然也同樣借自印度—亞利安語，然而卻搭配了同樣是印度—亞利安語的「一」*ek*，並採用了位數詞後置的詞序。

在Joseph (2007)中亦記錄了第三套數字系統。此系統發明於1982年，其數字形式既非Rabha原生數詞，亦非阿薩姆語借詞。其運作方式是單純將數字的阿拉伯數字形式一對一轉換成該系統的數字唸法。例如10即是*sa-tha*「一-零」，而1,057即是*sa-tha-tola-sia*「一-零-五-七」。我們認為這是以阿拉伯數字的形式為基礎的數數 (counting) 方式，並非數詞系統，且此系統亦已遭廢棄不用〔Joseph 2007〕，故不再列入討論。

(二) Rabha的量詞

雖然原始藏緬語並非量詞語言，但Rabha本身已是發展相當成熟的量詞語言，且有相當數量的本土分類詞與量詞。⁶ 從上節的例子(9)可以看到其原

⁶ 因此我們也可以合理的推測 Rabha 最先開始使用分類詞與量詞也是受到其周邊量詞語言的影響，情形和現在的 Sunwar 以及其他量詞系統尚在萌芽階段的藏緬語言類似。此一議題我們留待未來的研究去證實。

生數詞所搭配的就是本土量詞，而非外來量詞。除了例(9)中的分類詞外，尚有計算物件的通用分類詞 (generic classifier) *gó-*、計算樹的 *phaŋ-* 和計算菓子或書本的 *khó-* 等等。這些量詞和原生數詞使用時，皆前置於數詞。

由於強勢的阿薩姆語也是量詞語言，因此 Rabha 在借入其數詞的同時，也借入了相當多的阿薩姆分類詞與量詞，包括計算人的 *jon-*、計算植物的 *-da l-*、計算書本的 *-khan* 和阿薩姆語的通用分類詞 *-ta* 等等。Joseph (2007) 羅列了一共 86 個 Rabha 量詞。我們依據上述第二節 Her (2012) 提出的數學理論以及其語源，將之分別為原生和借入的分類詞與量詞，見於下表。⁷

表 8：Rabha 的原生分類詞

分類詞	例句	分類詞	例句
<i>gó-</i> / <i>a-</i> / <i>an-</i>	<i>thé gó-sa</i> ‘一個水果’	<i>sak-</i> / <i>ka-</i> / <i>me-</i>	<i>kai sak-sa</i> ‘一個人’
<i>maŋ-</i>	<i>só maŋ-sa</i> ‘一隻蚊子’	<i>phaŋ-</i>	<i>pan phaŋ-sa</i> ‘一棵樹’
<i>khó-</i>	<i>cak khó-sa</i> ‘一片菓子’	<i>khrap-</i>	<i>biskut khrap-sa</i> ‘一片餅乾’
<i>t̃iŋ-</i>	<i>khorok t̃iŋ-sa</i> ‘一根頭髮’	<i>cotok-</i>	<i>cotok-sa grim</i> ‘一叢灌木’
<i>kholeŋ-</i>	<i>kholeŋ-sa raŋkhop</i> ‘一朵雲’	<i>dakhap-</i> / <i>dakhla-</i>	<i>raŋkhop dakhap-sa</i> ‘一朵雲’
<i>doŋ-</i>	<i>réthe doŋ-sa</i> ‘一株香蕉’	<i>taprak-</i>	<i>taprak-sa há</i> ‘一塊地’
<i>thai</i> ¹	<i>há thai-sa</i> ‘一塊地’	<i>thuka-</i>	<i>katha thuka-sa</i> ‘一個詞’
<i>pak-</i>	<i>hat pak-sa</i> ‘一個星期’		

¹ *thai* 的語源為阿薩姆語，然而在阿薩姆語中為名詞，在 Rabha 中才作分類詞使用，因此在此歸類到原生分類詞中。

⁷ 除了區分分類詞與量詞、各自的語源外，因本文著眼於名量詞的詞序，故動量詞如「一次」「一下」皆不列出。相關資料可見於 Joseph (2007)。

表9：阿薩姆語借入的分類詞

分類詞	例句	分類詞	例句
-ta	car-ta másu ‘四隻牲口’	-jon	pas-jon kai ‘五個人’
-dal	cari-dal bá ‘四棵竹子’	-khan	can-khan káosa ‘四本書’

表10：Rabha的原生量詞

量詞	例句	量詞	例句
jrón-	maidop jrón-sa ‘一堆稻束’	trap-	nen trap-sa ‘一層布’
thok-	cika thok-sa ‘一滴水’	bada-或dap-	kui bada-sa ‘一串檳榔’
coŋ-	bá coŋ-sa ‘一叢竹子’	gaŋkhoi-	par gaŋkhoi-sa ‘一束花’
jor-或jora-	másu jora-sa ‘一對牲口’	hal-	másu hal-sa ‘一對水牛’
pal-	másu pal-sa ‘一群牲口’	halsiŋ-	kaka halsiŋ-sa ‘一捆肉’
jontha-	jontha-sa pata ‘一大束麻’	sukda-	kaka sukda-sa ‘一捆肉’
mutta-	khairok mutta-sa ‘一小束豆子’	topra-	mai topra-sa ‘一小包米’
dam-	mai dam-sa ‘一堆稻子’	pida-	pancak pida-sa ‘一種藥’
phá-	phaidam phá-sa ‘一邊臉頰’	thón-	panthón thón-sa ‘一段樹(幹)’
akha-	réthá akha-sa ‘一串香蕉’	katak-	kaka katak-sa ‘一塊肉’
ceplak- 或caplak-	maŋsiŋ ceplak-sa ‘一片肉’	phala-或phal-	hácu phala-sa ‘一半山丘’
siri	kui siri-sa ‘一絲檳榔(片)’	bisi-	bisi-sa mai ‘一組(四束)稻子’
ginda-	ginda-sa kui ‘一組(四顆)檳榔’	pun-	kui pun-sa ‘一組(80個)檳榔’
pao-	bá pao-sa	pom-	bá pom-sa

	‘一節竹子’		‘一節竹子’
anjri-	anjri-sa mairuṅ ‘一掬米’	lop-	lop-sa tipai ‘一把豆子’
grok-	cika grok-sa ‘一灘水’	khú-	khú-sa mai ‘一小口米’
dop-	mai dop-sa ‘一束稻米’	kao-	rompe kao-sa ‘一鍋炒飯’
buk-	mai buk-sa ‘一把米’	motoka-	ná motoka-sa ‘一撮魚醬’
cobor-	makap cobor-sa ‘一把稻草’	sáṅkhor-	sáṅkhor-sa runcu ‘一白乾米片’
boṅ-	boṅ-sa mai ‘一擔稻米’	barti-	barti-sa rónka ‘一擔石頭’
bacia-	bacia-sa mai ‘一餐飯’	brek-	brek-sa cokó ‘一葫蘆米酒’
khuri-	khuri-sa cika ‘一碗水’	korai-	korai-sa mairuṅ ‘一籃米’
tik-	cokó tik-ṅaniṅ ‘兩壺米酒’	ton-	ton-sa hásar ‘一籃肥料’
bosta-	bosta-sa mairuṅ ‘一袋米’	khok-	khok-ṅaniṅ besor ‘兩籃芥菜’
botol-	botol-sa thuci ‘一瓶油’	tím-	tím-sa thuck ‘一罐油’
trok ¹	—	gilas ¹	—
soṅ-	soṅ-atham(-ba) ‘三村子的人(都)’	nok-	nok-sa-ni kai-taṅ ‘一家的人’
ser-	mairuṅ ser-sa ‘一公斤米’	cé-	nen cé-sa ‘一角的布’
phar-	phar-ntham-i nukhar ‘三晚的睡眠’	san-	san-sa-ni kami ‘一日的工作’
raṅgre- 或 langre-	raṅgre-sa-ni somai ‘一個月的時間’	bosor- 或 bisir-	bosor-sa-ni somai ‘一年的時間’
ké-	ké-sa mai ‘一點米’	damar-	damar-sa somai ‘一小段時間’

¹ trok-和gilas-的分別源自英語的truck和glass，原本皆為名詞，借至Rabha後才作量詞用。

表11：阿薩姆語借入的量詞

量詞	例句	量詞	例句
-thuba	bá pas-thuba ‘一叢檳榔’	-tup	can-tup cika ‘四滴水’
-tukra	cari-tukra bá ‘四塊竹子’	-por	cari-por bá ‘四截竹子’
-pura	cari-pura mai ‘四束稻子’		

從資料可以看出，阿薩姆語借入的分類詞和Rabha本土的分類詞在語意上是有重疊的。例如計算稻子的量詞，就有原生的*bisi*-和借入的*-pura*兩種。分類詞的部分如數人的分類詞，亦有原生和借入兩種之分。然而在上表中看似混亂的兩種詞序—前置的量詞和後置的量詞—其中的區分卻十分清楚。前置的原生量詞只與原生數詞連用。此原生數詞雖然只剩下數字1到3，但過去也是位數詞前置的系統。而後置的阿薩姆語量詞則只與借入的阿薩姆語數詞連用，而阿薩姆語的數詞正是位數詞後置的系統。可見即使在Rabha這類具有雙重數詞系統的語言中，量詞與位數詞的同步規則依然成立，各自體現於兩個詞序不同的系統中。

(三) Rabha量詞與數詞的互動

然而在實際的情形上，原生量詞與外來量詞的使用並不完全如上述般的單純。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原生數詞僅存1到3，其餘的已經消亡，因此在計算事物時，數字3以下和4以上勢必會出現斷層。以計算「人」的列表（paradigm）為例：

(10)	<i>kai sak-sa</i>	person C-one	‘one person’
	<i>kai kam-ij</i>	person C-two	‘two persons’
	<i>kai me-tham</i>	person C-three	‘three persons’
	<i>sari-jon kai</i>	four-C person	‘four persons’
	<i>pas-jon kai</i>	five-C person	‘five persons’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到數字3到4之間的斷層包括：一) 詞序的改變。從量詞前置變成量詞後置，名詞也由名詞前置變為名詞後置。二) 量詞從原生量詞 (*sak-* ~ *kam-* ~ *me-*) 改為從阿薩姆語借入的量詞 (*-jon*)。

因此在語言規則化的壓力下，Rabha數詞與量詞無可避免的出現了分進合擊的擴張策略。其一是開始使用阿薩姆語的1到3，亦即以*ek-jon kai* (one-C person)、*dui-jon kai* (two-C person)和*tini-jon kai* (three-C person)，形成兩種系統在1到3的數字上並行的現象，如此即可避免數詞詞序和量詞詞序的不同步。另一個變化的方向是使借入的量詞在地化 (*nativized*)，將借入的量詞和原生數詞1到3連用。見以下例句：

(11)	a. <i>cari-dal bá</i>	b. <i>bá dal-sa</i>
	四- 棵 竹子	竹子 棵-一
	‘四棵竹子’	‘一棵竹子’

試比較原生分類詞：	c. <i>mai phay-sa</i>
	稻子 棵-一
	‘一棵稻子’

第三個變化的方向是將Rabha的本土量詞擴展至數詞4以上，和阿薩姆語借入的數詞連用。在這個方向的變化又有兩種可能：Rabha的量詞進入使用阿薩姆語數詞的名詞短語中，直接佔據量詞的位置，如例句(12b)，或是該量詞以名詞的形式進入名詞短語。量詞的位置則由借入的量詞佔據，如例句(12c)。

(12) a. *mai doŋ-sa / doŋ-anij / doŋ-atham*

稻子 株-一 / 株-二 / 株-三

‘一/二/三株稻子’

b. *cari-doŋ mai*

四-株 稻子

‘四株稻子’

c. *cari-ta doŋ mai*

四-個 株 稻子

‘四株稻子’

[Joseph 2007]

從第二和第三種變化可以對量詞和位數詞同步理論作出進一步的推論。上述阿薩姆語量詞用至Rabha數詞，或是Rabha量詞用至阿薩姆語數詞時，改變原本適用詞序的都是量詞。亦即量詞詞序依循的是，其共現的數詞系統是位數詞前置或後置。若反之，則例(11b)和(12b)應為*bá sa-dai*及*doŋ-cari mai*，即：前置後置的量詞應維持其原來前置後置的詞序，而由數詞來配合改變位置，但實際語料卻非如此。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同步理論的機制為量詞，作為一個非普世性(non-universal)的詞類，因其為被乘數的特性，而受制於一個較為普世、且大量應用被乘數(即：位數詞)的系統：數詞系

統。當兩個被乘數方向不同的系統要進行整合時，量詞作為一個較小的子系統，會配合較大的數詞系統改變詞序。另一個極端的例子則為上一節所見的 Sunwar。由於該語言的原生數詞系統即無量詞此一語法空格，故借入的量詞亦沒有發生詞序改變，以和原生的數詞系統整合。

五、量詞與數詞的借用

(一) 語言的接觸與借用

在語言接觸的過程中，兩個語言互相影響必然會產生借用的情形，可能是單向也可能是雙向。從上兩節的討論中可以發現，藏緬語 Sunwar 和 Rabha 所呈現的詞序變異即是來自語言接觸和借入。Haspelmath (2009) 將借用分為文化借用 (cultural borrowing) 和核心借用 (core borrowing)。前者是兩個語言接觸時，其中一個語言掌握另一個語言中不存在的觀念，則該觀念相對應的詞彙便有可能隨著該觀念流入後者。後者則是接收語 (recipient language, borrowing language) 自來源語 (source language, donor language) 借入了其原本就有的詞彙。

對於 Sunwar 而言，數詞並非一個新的觀念，但仍然從尼泊爾語借入了數詞。Rabha 本身也有發展完備的數詞，也有一數量充足的量詞系統，但仍然從阿薩姆語借入數詞和量詞，且該數詞系統更逐漸消磨其原生系統。兩者的情形比較合乎 Haspelmath (2009) 所描述的核心借用。文化借用是為了引入接

收語中不存在的觀念，因此有一個實用的功能動機，但是核心借用的動機則較為抽象，乃是藉由使用外來的詞彙，以獲得來源語所具有的社會地位象徵。當然文化借用的動機，除了實用的功能外，也同樣可能與來源語的社會地位象徵有關。

在本文中的例子可以看到，Sunwar和Rabha借入數詞及量詞的來源分別是尼泊爾語與阿薩姆語，分別都是該地區的官方語言，且在人口上遠遠大於接收語的語者，明顯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提供了核心借入的成熟條件。⁸ 借入的數詞甚至有逐漸取代原生數詞的趨勢，產生語言變遷 (language shift) 的現象。極端一點的例子即是表三中「原始位數詞已消亡」的Belhariya語。其目前使用情形實際上跟Sunwar和Rabha是類似的，原生數詞只剩下1到3在使用。唯Sunwar和Rabha的其他位數詞仍然保存在少數人的記憶中，且有機會被記錄下來。剩下的數詞都已經變遷 (shift) 為來源語的數詞了。

(二) 數詞和數詞量詞系統的借用

在傳統的借用理論中，有所謂的借用階層 (borrowing hierarchy)。例如Whitney (1881)即認為在借用的可能性上，名詞 > 其他詞性 > 後綴 > 屈折變化 > 語音。此階層雖然能捕捉借用上的難易程度，但混淆了不同位階語言單位 (詞性、構詞方法、文法部門)。Muysken (1981)針對其在克丘亞語 (Quechua) 中的西班牙語借詞的研究，單就詞性提出下列階層：

⁸ Sunwar 原先並非量詞語言，因此分類詞的借入應算是文化借用。在此 Sunwar 的核心借用單指借入數詞的部分。

- (13) 名詞 > 形容詞 > 動詞 > 介詞 > 對等連接詞 > 量化詞 (quantifier) > 定詞 > 自由代名詞 > 語綴代名詞 (clitic pronoun) > 從屬連接詞

數詞雖然具有明確的語意，而非單純表達句中的語法功能，然而因為表達數目的詞有限，難以任意發明新詞，因此可將之歸類為一個半封閉的詞類。傳統上認為封閉的詞類，或曰「功能詞」，較不容易在語言接觸中被借用、取代。然而數詞在這個層面上卻和其他的封閉詞類不同，很容易因為語言接觸而造成改變 (Comrie 2015, Matras 2007)。Comrie (2015) 羅列了數個較為極端的例子，包括Brahui語、日語和泰語，皆有超過百萬的人口，然而其數詞已分別被印度—伊朗語 (Brahui) 和漢語 (日語、泰語) 取代殆盡。

另一項數詞借用時的特性是大的數詞容易先被借用。Matras (2007) 明確列出數詞在借用時，應有以下階層：

- (14) 大數字(1000,100) > 20以上 > 10以上 > 5以上 > 5以下

在Sunwar和Rabha的資料亦符合此一觀察，目前都是3以上的數皆已被取代。然而在較古老的Rabha數詞中，只有大數詞1000是借自外來語。既然在Sunwar和Rabha數詞改變的情形符合一般性的數詞借用階層，且數詞亦非一個對語言借用有抗性的詞類，我們可以更大膽的將本文在Sunwar和Rabha的發

現拓展出去，假設藏緬語族中出現的不一致現象皆是和外來語族的接觸和影響。

在量詞的借用上，目前據作者所知，尚未有較大規模的比較研究。然而在 SMATTI 各語族中分別皆有量詞借用的例子。柬埔寨語和泰語的語者經過七個世紀的交流後，泰語的句法逐漸影響柬埔寨語，其中即包括引入了量詞的使用 (Huffman 1973)。另一例子為同樣屬南亞語系的越南語。越南語亦自中文借入大量的量詞 (Alves 2007)。此一長遠的影響造成原為中心語前置 (head-initial) 的越南語，在量詞的使用上並不屬於 Jones (1970) 所歸類的東南亞型 (名-數-量)，而是變成中心語後置 (head-final) 的漢語型 (數-量-名)。此現象和 Rabha 類似。Rabha 在原生詞序中亦為 [名-量-數]，然而在使用阿薩姆語量詞時，便傾向使用 [數-量-名] 的詞序，名詞前置是幾乎不會出現的 (Joseph 2007)。另外關於印度-亞利安語的量詞，亦有人提出是於中古印度-亞利安語時期，受到來自東亞的影響而產生的 (Moral 1997, Weidert 1984, Kiryu 2009)。因此量詞很有可能，特別是在東南亞至南亞一帶，為一地區特色，十分容易透過語言接觸而傳播。

最後關於數詞與量詞的互動上，在 Sunwar 和 Rabha 看到的情形是量詞較像是數詞的子系統，其詞序會隨使用的數詞而定。在互相借用時，Sunwar 嚴格限制其位數詞前置且不具量詞的數詞系統不可使用後置的尼泊爾量詞。Rabha 則較寬鬆，允許原生與借入的量詞用至另一數詞系統中，但必須嚴格遵守該數詞系統的詞序。此現象可以呼應到上述的借用階層。在討論借用階層時，需注意該階層指的是被借用的容易程度 (頻率階層, frequency hierarchy)

還是被借用的先後順序（蘊含階層，*implicational hierarchy*）〔van Hout and Muysken 1994, Matras 2007〕。多數文獻皆是討論頻率階層，亦即哪些詞類較哪些詞類容易被借用。蘊含階層則是指「哪些詞類必先於哪些詞類被借用」。從Sunwar和Rabha的資料，我們可以推導出一個借用詞的蘊含階層，亦即因量詞的詞序需依附於數詞，故當接受語和來源語詞序不同時，詞序的借入應為：

(15) 數詞的詞序 > 量詞的詞序

此階層亦可以解釋表三中，五個違反同步原則的語言。它們的數詞詞序已經受外來語族的影響，由原生的位數詞前置轉為位數詞後置，然而量詞的詞序仍然維持原生詞序。但在不違反同步的原則下，這些原生的量詞要如何使用？又或者它們是不是同步原則的反例？這些則有待其他研究針對這些語言的資料進行探索了。另外(15)亦無法解釋表三中另一個違反同步原則的語言。該語言仍然維持位數詞前置，然而其量詞已先轉變為後置的詞序。不但違反同步，亦不符合(15)的預測。此語言亦有待詳細檢視資料後，才能得出適當的結論。

結論

本文探討數詞與量詞系統在民族接觸下可能產生的的變化，聚焦於藏緬語族。原始藏緬語的數詞系統為位數詞前置，且沒有量詞，而其周遭語族皆為位數詞後置且量詞後置的語言，因此在和週遭諸語族的長期接觸下，藏緬語族在量詞和位數詞詞序上出現了明顯的多樣性。除了量詞後置、位數詞後置的語言外，亦有一者前置、一者後置，違反同步原則的語言。本文從其中具有雙重系統的兩個藏緬語Sunwar和Rabha著手，檢視其數詞和量詞互動的情形，以期對藏緬語的特殊現象得到一些洞見。

而本文觀察語料的重點是量詞與位數詞的詞序，可細分為三項：數詞與量詞之間的詞序（量詞前置或後置）、係數詞與位數詞之間的詞序（位數詞前置或後置）、以及位數詞與量詞是否同步（均為前置、均為後置或是不同步）。而此同步原則的基礎是乘法：數詞與量詞之間（例如「三-條」），以及係數詞與位數詞之間（例如「三-百」），都同樣是乘數與被乘數的關係。位數詞和量詞因同為被乘數，故呈現一致的詞序，例如「三-百-條」，「百」在係數詞「三」之後，「條」在數詞「三百」之後。

Sunwar和Rabha之原生數詞皆為位數詞前置，兩者皆因借入外來數詞和量詞而影響其原生系統。Sunwar借用了大量的尼泊爾語數詞及少數量詞。由

於尼泊爾語為量詞後置，違反了Sunwar原生的位數詞前置之詞序，因此Sunwar量詞只限於跟借入的尼泊爾語數詞使用，保持了量詞與位數詞的同步原則。與Sunwar類似，Rabha也從一個量詞與位數詞後置的語言，阿薩姆語，借入了數詞與量詞系統。不同於Sunwar的是，Rabha已發展出成熟的本土量詞系統，其本土量詞亦為前置。Rabha因此有兩套數詞系統及兩套量詞系統；然而，即便在此前置與後置並存的雙重系統下，Rabha的量詞與位數詞的詞序依然維持了同步的原則。從本研究也可推導出量詞詞序需依附於數詞詞序，因此當從位數詞詞序不同的語言借入量詞時應已先借入了其數詞及數詞詞序。

最後，Sunwar和Rabha的語言變化皆符合目前在其他語言中已觀察到在借用過程中的語言事實。包括數值大的數詞容易先被取代、以及量詞的借用等等。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其他不同情形的藏緬語，應也是受到週遭語族的影響，而產生表3中看到的變異。然而針對違反同步原則的語言，則尚需更多相關語料及研究，才能確定同步規則的適用強度，及該各別語言實際經歷的演變歷程。

引用文獻

Alves, Mark J

- 2007 Sino-Vietnamese grammatical borrowing: An overview. In Yaron Matras and Jeanette Sakel (eds.), *Grammatical Borrowing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43-362.

Au Yeung, Ben Wai Hoo

- 2007 Multiplication basis of emergence of classifier.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4: 835-861.
- 2005 *An Interface Program for Parameterization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D. Dissertation.

Bal, Krishna Bal

- 2004 Structure of Nepali Grammar. *PAN Localization*, Madan Puraskar Pustakalaya, Kathmandu, Nepal. 332-396.

Bickel, Balthasar

2003. Belhare. In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546-570.

Borchers, Dörte

2007. *A grammar of Sunwar: descriptive grammar, paradigms, texts and glossary*. A Leide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Chan, Eugene

- 2017 . *Numeral System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mpi-lingweb.shh.mpg.de/numeral/>, Accessed on 2018-08-02).

Chao, Yuen Ren

-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ierchia, Gennaro

- 1998 Plurality of mass nouns and the notion of semantic parameter. In Susan Rothstein (ed.), *Events and Grammar*. Netherlands: Springer.

Comrie, Bernard

- 2013 Numeral Bases. In Matthew S. Dryer and Martin Haspelmath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131>, Accessed on 2018-08-02.)
- 2005 Endangered numeral systems. In Jan Wohlgemuth and Tyko Dirksmeyer (eds.), *Bedrohte Vielfalt: Aspekte des Sprach(en)tods [Endangered Variety: Aspects of language death]*. Berlin: Weißensee Verlag. 203-230.
- Haspelmath, Martin
- 2009 Lexical borrowing: Concepts and Issues. In Martin Haspelmath and Uri Tadmor (eds.), *Loanword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Handbook*.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35-54.
- Her, One-Soon
- 2017a Deriving classifier word order typology, or Greenberg's Universal 20A, and Universal 20. *Linguistics* 55.2: 265-303.
- 2017b Structure of numerals and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cross-linguistic implica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8.1: 26-71.
- 2012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implications. *Lingua* 122.14: 1668-1691.
- Her, One-Soon, Macr Tang, and Bing-Tsiung Li
- To appear. Word order of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numeral bases: Harmonization by multiplication. To appear in *STUF-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 Her, One-Soon, Hui-Chin Tsai, Kun-Han Lin, Marc Tang, & Meng-Chang Lee
- 2015 Unification of numeral bases and numeral classifiers: Evidence from SMATT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numerals, the 4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as Linguistica Europaea. Leiden University Centre for Linguistics (LUCL), Leiden, 2-5 September.
- Huffman, Franklin E
- 1973 Thai and Cambodian – A case syntactic borrow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3.4: 488-509.
- Jones, Robert B
- 1970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0.1: 1-12.
- Joseph, Umbavu Varghese
- 2007 *Rabha*. Brill.
- Kiryu, Kazuyuki

- 2009 On the rise of the classifier system in Newar. In Yasuhiko Nagano (ed.),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51-69.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5. Osaka, Japan: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Lewis, M. Paul, Gary F. Simons, and Charles D. Fennig
2009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6th ed.* Dallas, Texas: SIL International.
- Matras, Yaron
2007 The borrowability of structural categories. In Yaron Matras and Jeanette Sakel (eds.), *Grammatical Borrowing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1-74.
- Moral, Dipankar
1997 North-East Indian as a linguistic area. *Mon-Khmer Studies* 27: 43-53.
Muysken, Pieter. 1981. Quechua en Spaans in het Andesgebied. *TTT* 1: 124-138.
- Peyraube, Alain
1991 Some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fiers. In Patricia M. Clancy and Sandra A. Thompson (eds.), *Santa Barbara Papers in Linguistics Vol 3: Asian Discourse and Grammar*. 106-126.
- Simons, Gary F. and Charles D. Fennig (eds.)
2018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wenty-first edition*. Dallas, Texas: SIL International.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ethnologue.com>. Accessed on 2018-08-10)
- Tai, James H.-Y
2003 Cognitive relativism: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2: 301-316.
- van Hout, Roeland and Pieter Muysken
1994 Modeling lexical borrowability.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6: 39-62.
- Wang, Li
1958 *A Preliminary History of Chinese*.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 Wang, Lianqing
1994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A Ohio Stat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Weidert, Alfonso
1984 The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of Newari and its historical Southeast Asian background. *Kailash: A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11.3-4: 185-210.

Whitney, William Dwight

1881 On mixture in languag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2: 1-26.

Wu, Y. and A. Bodomo

2009 Classifiers ≠ determiners. *Linguistic Inquiry* 40: 487-503.

Zhang, Niina Ning

2011 The constituency of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9.1: 1-50.

